

不只科研 他給學生全人關懷

詹迺立 老師

小檔案

- 系 所 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
- 專 長 結構生物學、大分子X-射線晶體結構解析、藥物設計
- 教授科目 生物化學（蛋白質結構、酵素）、高等生物化學（蛋白質活性之異位調控、DNA拓撲酶）、儀器分析（X-射線晶體結構解析）、基因體學概論（分子交互作用之生化分析）
-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學士
美國愛荷華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博士
- 經 歷 美國猶他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
國立中興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助理教授
國立中興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副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
-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教授
- 榮譽紀事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
國科會傑出研究獎
財團法人臺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第三屆TBF生技講座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六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 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

採訪撰稿／彭琬芸
攝影／楊文卿

 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

詹迺立期許學生「除了學習，更要過得開心。」
所以在強調科學數據的生醫研究領域，
他不只提供知識，更關懷學生的全人發展。

臺大醫學院期末考前的生物化學課，臺上連講兩小時的講者，一邊要求學生「回去自己念」，一邊滑過十多張完全沒講的投影片。臺下學生卻毫無怨言，原來醫學院課程緊湊，課講不完是家常便飯。

醫學院大學部學生王廷瑞聳聳肩說，醫學院學生準備考試，通常仰賴同學間的讀書會、共同筆記，生物化學課當然也不例外。

然而負責生物化學酵素章節的教師詹迺立，卻不趕課填鴨，因此在臺大學生社群「批踢踢」上廣受好評，被公認為醫學院教得最好的老師之一。

刺激思考 講課活潑淺顯易懂

詹迺立的課，通常從問題開始。他一面問：「酵素大部分是蛋白質——為什麼？」一面走下講臺，拉近自己與學生的距離。經過基礎生物學洗禮的第三類組學生，腦中多有「酵素由蛋白質構成」的恆等式；詹迺立則舉例：人體中有各種分子，究竟為什麼酵素往往是蛋白質？試圖打破學生



■ 詹迺立認為在課堂上提問，可刺激學生思考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詹迺立提出問題刺激學生思考，也將學生角色由被動接收，轉為主動參與。不只提問，詹迺立講課還會結合時事，吸引醫學院學生把心思留在課堂上。如季節更替時，詹迺立會解釋流感病毒如何抑制酵素活性； H_2O_2 器官移植案發生後，則為學生仔細說明 H_2O_2 藥物與酵素的關聯，設法讓醫學院學生能「學以致用」。

從學生時期隨詹迺立研究十多年的博士後研究員林德昇，看過詹迺立上課無數次。他認為詹迺立老師講課活潑，內容淺顯易懂。林德昇也察覺詹迺立經常更新教材，一旦發現學生反應不佳，就換一套全新講法。多年來唯一不變的，是詹迺立對教學的誠意。「老師從不敷衍，他真的希望每個學生都懂。」林德昇觀察道。

詹迺立對教學的熱忱，深受父親詹行懋啟發。畢業於臺大歷史系的詹行懋是新竹中學的歷史

心中的理所當然。

「詹老師常用引導式的問題，刺激我們思考。」王廷瑞對詹迺立活潑的教學方式記憶猶新。原來蛋白質的結構特性，讓它能扮演酵素一角；詹迺立繼續追問：「蛋白質具備哪些結構特性？」藉由師生的一問一答，帶出重要概念。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

■ 父親詹行懋與母親林婉如，在教學上給詹迺立許多啟發。（詹迺立／提供）

老師，他知道詹迺立即將到大學任教時，詹行懋曾舉胡適「臺上一小時，臺下準備七小時。」的事，勉勵兒子用心備課。

詹迺立記得，過去高中校風保守，父親卻不會囿於校規處罰、為難學生，能設身處地理解高中生的心境。詹行懋還會在課堂上分享課本學不到的歷史故事，是位教學認真、尊重學生的好老師，也因此和學生建立起深厚情誼。

雖然詹迺立從未上過父親的歷史課，但小時候常看見學生到家中拜訪，聽父親和學生像朋友一般談笑，讓詹迺立對教職心生嚮往。「從小就覺得教書滿酷的！」詹迺立笑著說。

另一方面，負面的學習經驗，也促使詹迺立發展體貼的教學模式。詹迺立自述，求學時遇過學養豐富，上課卻照本宣科、講課艱澀的老師，使身為學生的他，讀起來「真的好挫折。」講到這裡，總是滿面笑容的詹迺立，難得皺起眉頭。

所以一有機會站上講台，詹迺立總是能將心比心，設想：「我是學生的話，可能卡在哪裡？」他試著從學生角度出發，反覆斟酌，設計出適合醫學院學生的教材。

詹迺立的用心，也讓課表緊繃的醫學院學生十分有感。王廷瑞就認為詹迺立的教材精簡、句句重點。「看得出老師已用心消化過，正是忙碌的醫學院學生所需。」王廷瑞評價道。

研究教學 源於真誠「同理心」

父親的啟迪加上自身經歷，讓詹迺立發現，能「同理」學生處境，是好老師的核心特質。同理心也體現在詹迺立和碩士班學生的相處中。不像許多實驗室規定打卡，固定進出時間，詹迺立理解每個學生有不同的工作習慣，都讓學生自己規劃實驗時程。

因同理、尊重學生，詹迺立視學生為共同從事研究的夥伴。臺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所博士生陳星甫記得，當他決定直升博士班時，詹迺立十分開心地和他握手，還幽默地說：「謝謝你願意賞識我的實驗室，給我這個機會！」身為教授，卻毫無架子的模樣，讓陳星甫印象深刻。

原來，詹迺立覺得自己和學生的關係對等，是研究生的



■ 詹迺立實驗室成為第一個登上Science的本土生醫研究團隊。
(詹迺立／提供)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「學長」，所以不會有上對下的指導姿態。林德昇舉例，連「毛巾不能丟在水槽」這類小事，詹迺立也不會以命令口吻規範學生。而是仔細解釋，他為何希望實驗室成員都養成習慣，未來才會被其他實驗室認可、尊重等等想法。

重溝通、平等的舒適氛圍，讓詹迺立的實驗室成為傑出研究的搖籃。幾年前，詹迺立的實驗團隊揭開化療藥物有效抗癌的原理，更是臺灣首次登上國際頂尖期刊 *Science* 的純本土生醫研究。

看見學生優勢 伴學生走實驗路

「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特質，都很棒！」談起實驗室成員，詹迺立點著頭，臉上露出肯定的笑容。他不太在意學生的成績、學術背景，重要的是態度誠摯，對研究有熱情。

對化學有濃厚興趣的博士後研究員林德昇，大專時期其實主修日文的文組生。文組和理組的學科差距，曾使林德昇感到挫敗，「但老師還是鼓勵我繼續做研究。」他說。林德昇覺得，詹迺立總能發現每個人的優勢，讓學生更有信心。如今，林德昇已是負責帶碩士學弟妹，在實驗室獨當一面的大學長。



■ 「教師的任務是陪伴學生，與學生一起解決問題。」詹迺立說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 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詹迺立給學生空間自由發揮，另一方面，在學生遇到困難時，他便成為學生的靠山。他舉例說明，結構生物學實驗過程細緻，一旦出錯，可能要從頭來過。「最挫折的往往是學生。」詹迺立說。他認為這時老師不該責備或放任，要陪伴學生一起思考，解決問題。

實驗碰到困難，「老師隨時都在。」正在實驗瓶頸期的碩士班研究生莊子瑩，語氣卻聽不出挫折。莊子瑩說，詹迺立不但會幫學生分析情況、提供建議，還很尊重學生選擇的解決方式。「老師讓學生充滿安全感」，莊子瑩說，因此自己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研究上。

莊子瑩進研究所前聽說過，詹迺立的學生因想讓研究成果更臻完美，自願多待一段時間，讓她難以置信。研究生往往趕著畢業，「自願留在實驗室」簡直是天方夜譚。

「現在知道是真的。」莊子瑩覺得，學生在詹迺立的實驗室不會積累負面情緒，反而會充滿動力，更想真正在學術上做出貢獻。



■ 實驗忙碌之餘，詹迺立也會定期「揪」學生聚餐，聯繫感情。
(詹迺立／提供)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全方位關懷 啟發學生

求好心切的林德昇，曾喜歡熬夜做實驗，因而被詹迺立「關心」。「老師不會只care研究，而是真正關心你整個人。」莊子瑩有感而發地說。比起實驗數據產出，詹迺立更在意學生身心是否健康，是她心目中溫柔而大器的老師。

雖讓學生自由安排時間，詹迺立還是反對學生熬夜搞壞身體。因為詹迺立期許學生「除了學習，更要過得開心。」所以在強調科學數據的生醫研究領域中，他不只提供知識，更關懷學生的全人發展。

陳星甫則從日常相處點滴，感受到詹迺立對學生的重視。他發現無論詹迺立研究多忙，只要學生一有問題，詹迺立會立刻放下手邊工作，將注意力全投注在學生身上，專注傾聽學生需求。



■ 教學研究之餘，詹迺立也從事登山等戶外運動。（詹迺立／提供）



■ 喜愛古典音樂的詹迺立是台北市「長青管樂團」的成員。（詹迺立／提供）

陳星甫覺得，詹迺立願意誠懇分享自己的經驗，又能换位思考，不對學生的情況加以評判或講大道理，所以即使是課業外的私事，學生也都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想和他討論。

除教學研究，詹迺立會定期運動，每年辦家庭旅遊，還喜愛吹長笛，是管樂團成員。學生從詹迺立身上，不只學到知識，更看見他豐富的生活，以及對每件事認真負責的態度。「他是我遇過最像老師的老師。」陳星甫稍稍正坐，語氣流露出對老師的敬意。

學生眼中面面俱到、不顧此失彼的詹迺立，對自己的要求其實極為單純。美國求學時期的詹迺立，曾感嘆臺灣社會問題多，前途茫茫；但他同時也發現，無論問題再大、事情再難，都得回歸到「做好自己的本分」上。此後無論是教學、研究、日常生活，詹迺立把它們都「當一回事」，好好地完成。

即使研究忙碌，下午詹迺立總會撥出時間，和學生一起喝杯放鬆身心的手沖咖啡。「和純研究相比，我更想在一個可以教書的環境。」詹迺立很肯定地說。對詹迺立而言，能參與學生生活、看學生成長的成就感無可比擬。或許正是他帶有人文色彩的關懷，讓人們印象中冰冷的實驗室，總能飄出開心笑語，和暖暖咖啡香。



■ 詹迺立（圖正中者）手中持畢業學生贈送的分子結構模型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